

# 认知识解视域下《乐府诗集》中的 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研究

孙越川,李丽

(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中国服饰文化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着服饰形制特点、文化意象、历史背景等诸多内容,将其准确地英译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知识解理论的指导下,以《乐府诗集》中服饰文化词建构的数据库为基石,结合国内外不同的英译版本,从“聚焦”(focusing)、“突显”(prominence)、“视角”(perspective)和“详略度”(specificity)4个维度对比分析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的英译情况,并进一步探讨译者的认知识解方式,包括自身文化背景、翻译立场选择、翻译目的需要、思维及语言能力的差异。

**关键词:**认知识解;《乐府诗集》;服饰文化词;英译版本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引用格式:**孙越川,李丽.认知识解视域下《乐府诗集》中的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6):611-617.

中华优秀典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典籍外译则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坚实桥梁”<sup>[1]</sup>。《乐府诗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已成为后世诗歌研究的重要范例。其收录的诗歌或是文人专作或为民间创作,包罗万象。乐府诗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服饰描写的多元化。服饰作为中国礼制制度、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有其特质并具备一定的研究意义。然而,服饰在形制和内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乐府诗外译过程中服饰翻译因此成为一项难题。因此,笔者将认知识解与《乐府诗集》中服饰文化词的英译相结合,根据服饰文化词的基本特点,探析不同译者翻译源语文本所采用的

认知识解方式。

## 一、认知识解与翻译

“识解”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知名语言学家罗纳德·W·兰艾克(Ronald W. Langacker)引入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认知能力,用于描写语义结构和语法范畴,体现概念化主客体之间的关系”<sup>[2]</sup>,常用于解释人们以不同方式感知和描述同一场景的原因。认知识解“似乎天生与翻译有联系”<sup>[3]</sup>,翻译也是不同译者理解源语并用译语进行表述的活动,在探讨同一源语文本的不同译本的情况下翻译活动与认知识解高度契合。具体而言,认知识解可以剖析不同译者对于同一语言表达式采用多元化译语表述的原因。

收稿日期:2024-05-27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C20WY04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课题(2020MSA21);西南石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项目(TRC202305);西南石油大学国际油气资源区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项目(YQCX2022006)

作者简介:孙越川(1984—),女,四川都江堰人,副教授,博士。

1. 认知识解的 4 个维度

兰艾克<sup>[4]</sup>在其著作《认知语法导论》中将认知识解划分为 4 个维度:“聚焦”(focusing)、“突显”(prominence)、“视角”(perspective)和“详略度”(specificity)。这 4 个维度彼此相辅相成,其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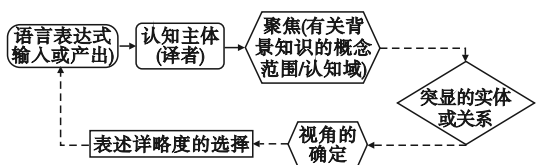


图 1 认知识解的 4 个维度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在看到源语文本中的语言表达式时会有以下认知识解活动:①激活头脑中的相关背景知识,形成相应的概念域,即认知主体进行“聚焦”的范围;②在概念域中找到“突显”部分,人的注意力有限,因而需要找到重点部分并加以突出;③选择合适的观察“视角”,进一步识解要“突显”的实体或关系;④根据翻译目的和自身语言能力在译语中对其进行或详细或简略的描述。

2. 认知识解与服饰文化词翻译

认知识解可用于观察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差异,为翻译多样性提供了一定的阐释空间。作为中国典籍外译的重要内容,服饰形制多样,内涵与外延渊深,因而服饰文化词外译的本质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服饰文化的认知识解。

《乐府诗集》等典籍作品中所出现的服饰具备一定的时代性,皆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服饰,其与西方服饰在形制、色彩、穿着方式和对象等方面皆存在出入。这意味着直面译语中的服饰文化词时,译语读者对其基本特点的理解可能会存在难度,且难以在头脑中形成一种具象的架构。对此,译者不仅需要将服饰文化词的表象特点进行传译,同时还要将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服饰文化(如颜色或形制所体现出的特有文化内涵等)融入译文。因此,译者翻译典籍中的服饰文化词时需要在认知识解过程中平衡中西方服饰文化差异,从认知识解的 4 个维度出

发,灵活选择适宜的翻译方式,助力译语读者了解服饰文化词所代表的服饰特点与文化内涵。

二、《乐府诗集》中的服饰文化词及其英译概况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概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乐府诗收录最为完整的著作是《乐府诗集》。《乐府诗集》是北宋文学家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歌总集,约成书于北宋后期,其涵盖了上古至唐和五代时期的乐府诗。现行的中华书局版本则是以宋本为底本,参校汲古阁本,并进行了大量他校,是乐府诗研究的重要依据。《乐府诗集》收录 5 000 余首乐府诗,共分为 12 类,“每类均有叙论,阐述该类乐曲的由来、性质、流变及研究情况”<sup>[5]</sup>。

1. 服饰文化词的类别

《乐府诗集》中出现的服饰是文字化的表达,蕴含着文学意义,为与具象的服饰进行区分便将其称为服饰文化词。《乐府诗集》中的服饰文化词数量庞大、形制多样,需要对它们进行较为细致的分类探讨。“服饰主要由冠、衣、裳、履组成,即所谓的头衣、体衣、胫衣、足衣,还包括腰带、带钩、带饰、佩饰等服饰用器及装饰品。”<sup>[6]</sup>立足于这一定义,对《乐府诗集》中的服饰文化词进行了类别及数量的详尽统计(见图 2、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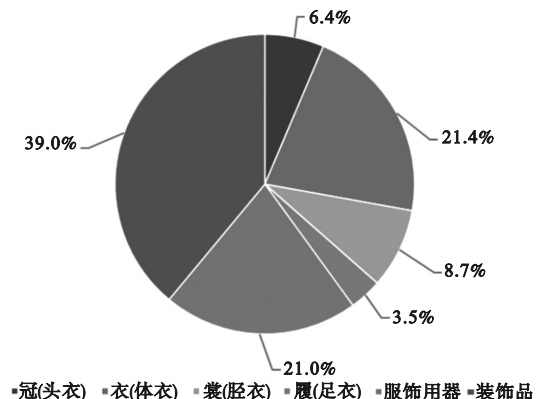


图 2 《乐府诗集》中服饰文化词的类别

由图 2 和表 1 可见,《乐府诗集》中共有 485 个服饰文化词。冠(头衣)、衣(体衣)、裳(胫衣)、履(足衣)、服饰用器和装饰品等

表 1 12 类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

个

乐府诗类别	各类服饰文化词的数量						总量
	冠(头衣)	衣(体衣)	裳(胫衣)	履(足衣)	服饰用器	装饰品	
郊庙歌辞	6	4	1	2	11	10	34
燕射歌辞	0	2	1	0	2	1	6
鼓吹曲辞	2	8	2	0	8	8	28
横吹曲辞	2	10	3	2	4	13	34
相和歌辞	6	18	11	3	21	54	113
清商曲辞	3	7	9	1	14	16	50
舞曲歌辞	1	5	3	1	4	5	19
琴曲歌辞	0	3	1	1	0	3	8
杂曲歌辞	8	24	5	5	21	39	102
近代曲辞	0	1	2	0	1	9	13
杂歌谣辞	3	7	2	0	2	4	18
新乐府辞	0	15	2	2	14	27	60

6 类服饰文化词按数量由多至少排列为:装饰品、衣(体衣)、服饰用器、裳(胫衣)、冠(头衣)、履(足衣)。12 类乐府诗中每种类型的服饰文化词都存在一定的数量差异。此外,燕射歌辞、鼓吹曲辞、琴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等 6 类乐府诗中的某类服饰文化词会有所缺失,且 12 类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的总量也相差甚远。

2. 服饰文化词的英译概况

国内外译者对《乐府诗集》中的一些经典诗歌都进行了英译,且以“碎片化”的状态分别收录于不同著作中,总的来说,目前仍缺乏整个《乐府诗集》的全译本。国外乐府诗的英译本主要有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sup>[7]</sup>)的 *Chinese Poems*(《中国诗选》)和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sup>[8]</sup>)的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文选》)等译本,而国内译者的乐府诗译作主要有翻译家汪榕培<sup>[9]</sup>的《汉魏六朝诗三百首》(300 *Early Chinese Poems 206BC—618AD*)、许渊冲<sup>[10]</sup>的《汉魏六朝诗》(*Golden Treasury of Chinese Poetry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以及李正栓<sup>[11]</sup>的《乐府诗选》(*Select Yuefu Poetry*)等作品。由此可见,国内外的乐府诗译作较为丰富,为相关的乐府诗英译研究和探讨奠定了基础。

这些英译本以不同的形式囊括了部分服饰文化词,且对要翻译的服饰文化词几乎无缺省。服饰文化词的英译在国内和国外两种译本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见表 2)。这一英译特点的对比为译者认知解差异的英译案例探讨提供了基本参考。

表 2 国内外两种译本中服饰文化词的英译特点对比

两种译本	翻译策略	色彩描述	形制转换	材质还原	韵体选择	内涵表现
国内译本(以许渊冲、汪榕培和李正栓的译本为例)	归化为主,语境依赖性强	色彩还原度高	整体性的服饰文化词会拆解为其中的某一类别(形制)	未特别注重材质的传译	需要照顾韵体形式	内涵意义传达翔实
国外译本(以韦利和康达维的译本为例)	异化倾向,语境依赖性弱	色彩还原度较低	各种服饰文化词的形制转换较为灵活	尽可能还原源语中服饰文化词的材质	以“自由体”为主,受韵律影响较小	内涵表现有所缺失

注:许渊冲、汪榕培、李正栓、韦利和康达维的译本以下分别简称“许译”“汪译”“李译”“韦译”“康译”。

三、《乐府诗集》中服饰文化词英译的认知解观照

《乐府诗集》中的服饰文化词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反映了彼时的穿衣风尚。不同译者在翻译这些服饰文化词(语

言表达式)时会对源语持不同的认知解方式,进而在译语中出现各异的语言表达。笔者从“聚焦”“突显”“视角”和“详略度”4 个维度分析乐府诗译作中的服饰文化词,通过探析译者认知解方式的差异来解释产生各式译语表达的原因。

## 1. “聚焦”与服饰文化词

“聚焦”指根据语言特征而进行的概念内容的选择和为概念内容选择所描述的区域,二者的关系可以概述为前景与后景的关系<sup>[12]</sup>,即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被注意的有关概念区域。这一概念与译者的先验性知识密切相关,且彼此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译者具有渊博的背景知识时,可选择的概念内容和范围就会相应扩大。

例1: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sup>[13]</sup>。

——《孔雀东南飞》

韦译:And now on her feet she slips her silk shoes,

In her hair are shining **combs of tortoise-shell**<sup>[7]</sup>.

汪译:On her feet, silken shoes she'll wear,

**Turtle pins** bedeck and blind her hair<sup>[9]</sup>.

“玳瑁”本是海龟科的一种海洋动物,可用于制作上等装饰品,其非常契合彼时贵族所追求的高贵典雅之风。玳瑁甲片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被古人视为辟邪吉祥之物<sup>[14]</sup>。依据例1的语境,“玳瑁”应是指“玳瑁簪(钗)”这一装饰品。玳瑁工艺在中国有数千年之久,汉代时就有发簪切磨一类的精细工艺。人们因驱邪纳福、长寿祥瑞之愿而佩戴玳瑁饰品。

韦利和汪榕培两位译者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译语表达。就中心词“玳瑁”而言,韦译中的“tortoise”释义为“a reptile with a hard round shell, that lives on land and moves very slowly”<sup>[15]</sup>,即陆龟,而汪译中的“turtle”指各种类型的龟。“comb”和“pin”词义相差不大,前者可特指“发插”,后者则指所有尾部似“针”形的装饰品。因而,对于“玳瑁簪(钗)”的词义表达可以反映出两位译者“聚焦”的差异。与韦利相比,有关“玳瑁簪(钗)”的先验性知识在汪榕培的认知中更为丰富,汪译为译语读者了解这一装饰品的文化内涵和基本形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概念空间。

例2:裁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sup>[13]</sup>。

——《怨歌行》

康译:Made into a fan of “**joined for joy**”,

Round, round as the bright moon<sup>[16]</sup>.

许译:Fashioned into a fan, **token of love**,

You are as round as brilliant moon above<sup>[10]</sup>.

“合欢扇”又称“纨扇”或“团扇”,形似明月,常以扇坠、流苏、玉器为饰。其多为素面白色,以扇柄为中轴,左右对称,扇面用丝织物织成。“合欢”为一种形制而非图案,多寓意夫妻恩爱、家庭和睦。

康译和许译两个译本的中心词皆为“fan”,明确定性了装饰品“扇”。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合欢”这一意象的还原上。康译用“joined for joy”表现“合欢”,意为欢欣幸福,而许译则进一步深化了其具体的象征义,突出了“love”这一特定的内涵。因此,康译只是立足于“合欢”的表层意义,选择的概念内容较为泛化,许译则是基于“合欢”背后特定的文化内涵,在“聚焦”的区域内选择了最适宜的概念进行对等翻译。

## 2. “突显”与服饰文化词

立足于“聚焦”维度范围内,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会对同一事物或场景选取不同的部分进行“突显”,是指语言表达所体现出的各种认知不对称性<sup>[17]</sup>。在翻译过程中,认知主体(译者)对于源语的语言表达式进行认知和表述时,会根据自身的思维习惯和翻译需要而选择不同的对象或成分着重表述,在不同译本中就会体现出成分偏重或地位偏差,英译方式就会有出入。

例3: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sup>[13]</sup>。

——《定情诗》

许译:How could I know our love won't fade?

Silken girdles adorned with **jade**<sup>[10]</sup>.

汪译:With what did you convey your love for me?



A pair of **pretty jade** as gifts from thee<sup>[9]</sup>.

“美玉”即指佩玉,属服饰用器,是古人系于衣带用作装饰的玉。古代社会佩玉者多为男性,用以象征自身品德,规范行止。汉魏以后,门阀世族、官宦士绅等皆佩玉,并相沿成俗。此外,佩玉在文学作品中也作为男女双方相赠的信物,成为传递爱意和承诺的象征。

例3是对诗歌主人公与恋人相赠信物的描写。许渊冲仅将“美玉”译为“jade”,但其并非是该句中的“突显”部分。一般而言,英语句子成分的重要性符合先重后轻的顺序,“adorned with jade”用作定语突出“silken girdles”,即对于该句的处理,许译先是着眼于佩玉所系的彩色丝带,即“罗纓”,继而才是“美玉”这一服饰用器。汪译则是“突显”“美玉”本身,对于“罗纓”几乎无相关表述,即汪榕培更为注重“突显”这一服饰用器的主体部分。许译与汪译对同一服饰用器进行了不同部分的“突显”,体现了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认知识解与表述的差异。

例4: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sup>[13]</sup>。

——《子夜四时歌·春歌》

许译:How vernal wind brings love to my heart!

It blows my silken skirt apart<sup>[10]</sup>.

汪译:Mild and tender is the springtime breeze,

Which blows into my bosom, on my skin<sup>[9]</sup>.

“罗裳”属于“上衣下裳”衣制中的“裳”(下衣),是丝罗所制的短筒花裙。其衣摆宽阔,多由6片或8片布片制成,有时裙上用金银线和其他彩线绣成花鸟等图案。“罗”为传统丝织物,其材质轻薄有疏孔,呈现“轻、薄、飘”的特点,广泛用于制作女性服饰。

许渊冲将“罗裳”直译为“silken skirt”。“silken”指“丝制的,丝绸的”,而“罗”是14类丝绸之一,丝绸与其是一种语义包含关系。许译还原了源语语言表达式的基本含义,用

“skirt”着重突出了“罗裳”的形制。汪译则对“罗裙”的材质进行了侧面描写,其虽未出现于诗中,但通过“the springtime breeze”“mild”和“tender”等词表现了“罗”的触感,并照应了该诗主题“春”。因此,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位译者在译语中的“突显”部分有所差异,即许译突出了“罗裳”的形制“裙”,汪译则通过触感突出了其材质“罗”。

### 3. “视角”与服饰文化词

认知主体需要选择合适的“视角”去进一步识解要“突显”的实体或关系,“不同的视角会导致事物不同特征、场景不同成分得到突显”<sup>[18]</sup>。“视角”指事件或活动的参与者看待或处理该事件的出发点与思考角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根据自身的翻译立场而采取不同的翻译“视角”。譬如译者可能会着眼于译语读者“视角”,为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或文化需要而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或反之采取异化策略。常见的“词类转换”和“成分转换”等翻译方法也体现着“视角”的转换。

例5: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sup>[13]</sup>。

——《美女篇》

许译:A golden sparrow pin adorns her hair,

A green jade pendant hangs at her waist fair<sup>[10]</sup>.

汪译:On her head are golden hairpins for the hair

and on her waist is **emerald jadeware**<sup>[9]</sup>.

“翠琅玕”,是指一种青绿色的玉石,古人常用作佩饰,属于服饰用器。相较于中国而言,西方的玉文化较为匮乏。毛利人和玛雅人在新石器时期也曾佩戴玉石饰品,但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而没有延续下来。鉴于中西方这一文化背景的差异,译者采用了不同的“视角”。

许渊冲将“翠琅玕”译为“a green jade pendant”,即“青玉坠饰”,其中心词为“pendant”,其他材质用作修饰成分。而汪榕培的译法为“emerald jadeware”,“jadeware”

专指“玉器”,即用天然玉石加工成的器物,其涵盖种类广泛。许译主要采取异化策略来译介源语文化背景,将其定位于“pendant”,选择了源语读者“视角”。而汪译则着眼于译语读者“视角”,进而采用了归化策略,将其译为“jadeware”这一相对广泛的概念。此外,许译和汪译都对“翠琅玕”进行了成分转换,其在源语中为宾语,在译语中则为主语,这也涉及了“视角”的转换。

例6: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sup>[13]</sup>。

——《陌上桑》

许译: Her “falling” chignon black like jade,

**Like moonbeams her pearl ear rings shine<sup>[10]</sup>.**

李译: She had her hair done in style,

And had on her ears **pendants of bright pearl<sup>[11]</sup>.**

例6中的“明月珠”是指耳饰“明月珰”。“明月珰”又称“耳珰”,为装饰品,一般是由琉璃、玛瑙、玉石等材质制成,经打磨这些材质会有明月般的光彩,这也是其被称为“明月珰”的原因之一。其形制通常是中间小,两端或一端宽大,呈喇叭口,有时也会在上面缀有珍珠等起到装饰作用。

许译“耳中明月珠”的正常语序应为“Her pearl ear rings shine like moonbeams”,转译过来就是“她的耳饰闪着明月般的光彩”,其中,“shine like moonbeams”为谓语部分,是英语表达中的重要成分。此处许渊冲选择的“视角”为耳珰所呈现的视觉效果,将原文本中“明月珠”的特点转换成了英语逻辑意义上的补语“like moonbeams”。李正栓则将“明月珠”译为“pendants of bright pearl”,从其基本含义和构成的“视角”出发,阐明耳珰是由带光彩的珍珠制成的耳饰。许渊冲和李正栓两位译者依据各自的“视角”进行了“明月珠”的英译表达,从中可见“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视角”差异。

#### 4. “详略度”与服饰文化词

基于选定的“视角”,认知主体(译者)需

根据翻译目的和语言能力确定语言表达式的“详略度”。“详略度”指“对情景描述的精细及具体程度”<sup>[4]</sup>,在翻译中则指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还原程度。这种还原程度的选择会受到语境、文体以及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国内译者译诗多用韵体,有时为照顾韵脚,“详略度”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例7: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sup>[13]</sup>。

——《孔雀东南飞》

韦译: In the morning she finishes her lined, broidered gown,

By evening she has finished her thin **gauze robe<sup>[7]</sup>.**

李译: In the morning she made a new skirt,

By the evening she made a **new jacket<sup>[11]</sup>.**

“罗衫”属于体衣,指古代无袖头的开叉上衣,是一种礼服。其形制通常是大袖或窄袖,对襟,直领,下长及膝,通常由纱罗制成,比大衫短而贴身,为仕女所喜用。例7中“罗衫”出现的场景为刘母收到太守来信,要求明天迎亲,继而催促刘兰芝准备所需的服饰。

韦利将“罗衫”译为“gauze robe”,“gauze”指薄纱和纱罗,点明了“罗衫”的材质;“robe”多用于指代(典礼中穿着的)袍服,其基本特点和穿着场合都很接近源语。李正栓仅将其译为“jacket”,即穿在外面的上衣,有袖子和领子,基本体现了“罗衫”的形制。就“详略度”而言,韦译在材质和形制上都还原了“罗衫”,而李译为照顾韵脚和承接前文仅用“jacket”一词进行表达。韦译对原文的语境和意义都有所还原,比李译更为翔实。

例8: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sup>[13]</sup>。

——《羽林郎》

汪译: She wore a dress, belts round her waist,

A wide-sleeved dress of loving taste<sup>[9]</sup>.

李译: Her long garment front was tied by

## a symmetric belt,

Her wide loose sleeves were decked with a design of love<sup>[11]</sup>.

“连理”指不同根的草木,其枝干连生在一起,旧时被看作吉祥的征兆,可用来比喻恩爱的夫妻<sup>[19]</sup>。例8中的“连理带”指分别缀于两边衣襟对称位置的两条带子,用于系紧两边的衣襟。

汪译和李译在“连理带”的还原度上有所差异。汪榕培将其简明译为“belt”,表现了其本质。李译则还原了源语语言表达式中“连理”的特点,以“symmetric”点明其对称意义,虽未完全译出“连理带”在诗中的象征意义,但相比之下基本还原了源语欲传达的内容。就“详略度”而言,李译对于“连理带”的还原度较高,而汪译则相对简略。

## 四、结 语

认知解能用于解释以不同方式感知和描述同一场景的原因,可通过探索翻译过程中译者认知解方式的差异,找到译语语言表达式多样化的原因。本研究立足于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这一底本,确定了12类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类别和数量,并辅以图表进行说明。国内外两种译本中服饰文化词的英译特点对比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从认知解的4个维度分析了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的英译情况,探讨了各个译本在不同维度下的翻译得失。研究发现,不同译者对于4个维度的选择各有差异,进而产出了不同的译语表达。究其原因,则与译者自身文化背景和翻译立场的选择有关,同时也涉及翻译目的需要和语言能力的差异。该结论有利于揭示认知主体(译者)、译语读者以及源语文本等主体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为中华优秀典籍的英译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 参考文献:

[1] 李家坤,李硕,任森.以建筑典籍翻译为局限性补偿路径的近五年典籍英译现状分析[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

(1):80-84.

- [2] 张松松,胡晋阳. 认知语言学中的识解:溯源、维度、影响及前景[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31(4):23-28.
- [3] 文旭,肖开容. 认知翻译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4] 兰艾克. 认知语法导论:上卷[M]. 黄蓓,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5] 郭丽.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1(4):199-212.
- [6] 王欣亚,曹龙. 秦人服饰浅析:从泾渭秦墓出土的陶俑出发[J]. 考古与文物,2021(4):79-86.
- [7] WALEY A. Chinese poem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1.
- [8] KNECHTGES D R.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9] 汪榕培. 汉魏六朝诗三百首[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 [10] 许渊冲. 汉魏六朝诗[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 [11] 李正栓. 乐府诗选[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12] 吴淑琼,杨永霞. 认知解视角下《红楼梦·葬花吟》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对比研究[J]. 外国语文,2020,36(5):119-126.
- [13]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9.
- [14] 刘芳芳. 汉代玳瑁器初步研究[J]. 东南文化, 2021(2):92-100.
- [15] 霍恩比.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M]. 李旭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6] KNECHTGES D R. The poetry of an imperial concubine:the favorite beauty ban [J]. Oriens extremus,1993,36(2):127-144.
- [17] 王惠静. 从事件到语言编码:小句及物性的认知解生成机制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4(3):145-152.
- [18] 单伟龙. 认知解之理论本体探索[J]. 外语教学,2017,38(3):45-48.
- [19]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第七版 彩图本[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下转第623页)